



乌鸦女

玉七◎著

命运的巨轮，还是恶魔的阴谋？



YZLI 0890085572

北方文艺出版社

乌鸦女

玉七◎著



YZLI 089008557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鸦女/玉七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 4
(纸上悬疑剧·第2辑)

ISBN 978-7-5317-2610-4

I. ①乌… II. ①玉… III. ①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2173号

纸上悬疑剧第2辑·乌鸦女

Zhishang Xuanyiju Dierji Wuyanü

作 者: 玉 七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徐秀梅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590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4.40元 (全三册)
书 号: ISBN 978-7-5317-261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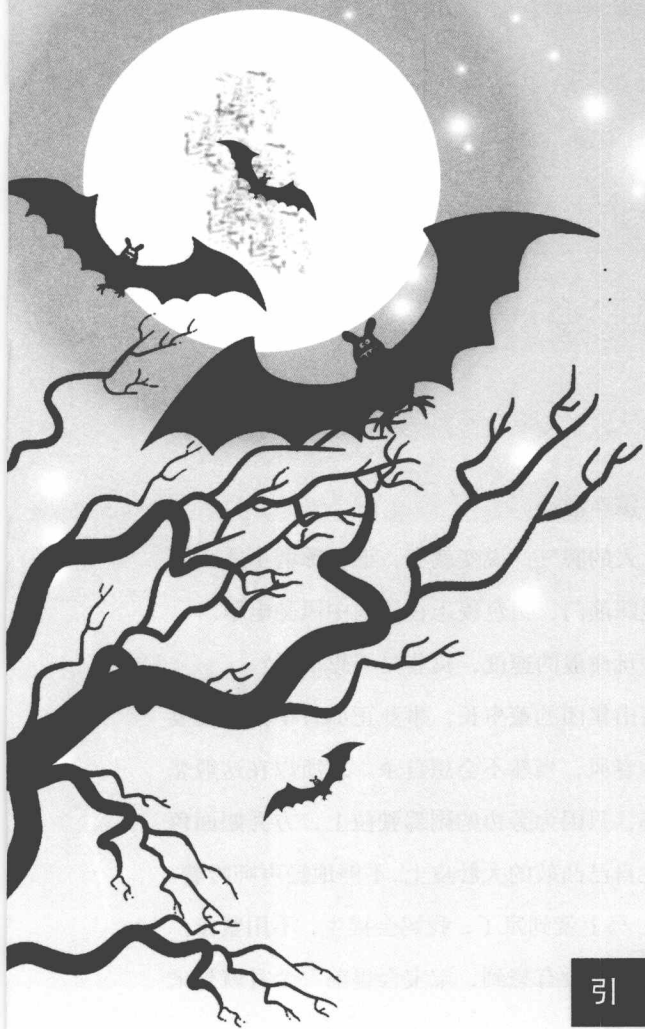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 001 / 引 子
- 007 / 第一章 天生乌鸦嘴
- 023 / 第二章 学委风波
- 037 / 第三章 大学伊始
- 045 / 第四章 坠楼事件
- 069 / 第五章 夜谈私语
- 085 / 第六章 命丧吊灯
- 109 / 第七章 剪了你的舌头
- 143 / 第八章 桃林迷踪
- 169 / 第九章 红苹果的诱惑
- 191 / 第十章 博美的噩运
- 199 / 第十一章 家族诅咒
- 211 / 第十二章 乌鸦嘴之谜
- 227 / 第十三章 最后的赢家



引 子

高明山一脸汗珠，拼命地踩油门，银色凌志在暴雨中风驰电掣。

风骤，雨急，乌云翻滚，雷声涌动。

六月天的雷阵雨，就像女人的脾气，说变就变，谁也琢磨不透。

高明山一脸汗珠，拼命地踩油门，银色凌志在暴雨中风驰电掣。

在这样的暴风雨中，这种玩命般的速度，莫非是不想活了？

当然不是，高明山贵为高山集团的董事长，事业正如日中天，爱妻方秀娟美丽贤惠，生活得如沐春风，当然不会想自杀。之所以在这般恶劣的天气中如此不要命地开车，只因为旁边的副驾驶位上，方秀娟面色苍白，一口贝齿紧咬，双手扶在自己凸鼓的大肚皮上，不停地轻声呻吟着。

“亲爱的，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家了，我妈会接生，不用紧张。”高明山语无伦次地说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宝宝会提前一个月就想来到这个世界上。

前几天，妻子还在医院做过B超，孩子一切正常，预产期大概在一个月后，所以夫妻俩一商量，干脆回一趟老家看看老人，顺便也把大女儿高柔接回来，女儿放假到乡下玩了都快一个月了，再不接回来，下学期的功课，又该跟不上了。

可夫妻俩怎么也没有想到，眼见着就要到家了，方秀娟竟然提前阵痛，而且天气说变就变，竟然下起了雷阵雨。

好在前方就是高明山父母的家了，高明山已经看见父母门前的那棵老槐树。“哧”的一声，车子停在一青砖碧瓦的小四合院子门前，巨大

的惯性，激起水珠四溅。

高明山冲下车，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一把抱起妻子，弯着腰，用自己的身体尽量遮挡住雨水，一边向四合院冲去一边高声喊道：“妈，妈！快快快，秀娟要生了！”

“什么？你干什么吃的？怎么这么不小心，柔儿，快到后屋喊你奶奶！”说话的是高明山的父亲高天魁，一个七十出头的老汉，身子板却像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一般硬朗，古铜色的脸膛上，一双不怒自威的虎眼，正气恼地盯着自己的儿子，一把刷白的胡须，无风自动。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还有一个月才到预产期，谁知道现在就要生了。”高明山自幼家教极严，用老爷子的话，就是硬用棍棒教出来的，现在虽然贵为高山集团的董事长，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但一看见老爷子，心底还是犯怵。

“哎哟！祖宗，别说那没用的了，快抱到里屋去，快抱到里屋去！”从后屋颠着小脚跑出来的高陈氏一迭连声地催促着。

高明山抱着方秀娟冲进里屋，刚把人放到床上，高陈氏已经连声催促道：“快出去，快出去，出去烧盆热水准备着，另外把红糖、鸡蛋什么的准备一下。”

高明山退出房外，好一通忙活，好在平日家中鸡蛋糖水不断，片刻准备妥当。

屋里的呻吟一声高过一声，高明山在门外急得来回走动，额头青筋直闪，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高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一改往日荣辱不惊的气度，一双长长的寿眉紧锁，聚精会神地看着里屋的那扇房门，眼皮子眨都不眨一下。

高明山六岁的大女儿高柔，正站在爷爷旁边，扑眨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看着这个一直都稳如山岳的老人，大概是在奇怪今天爷爷怎么会

这么紧张。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正堂上老式挂钟的钟摆，每摆动一下，屋里的
气氛，就多紧张几分。

外面的雨越下越急，势如倾盆。

“爸，怎么这么长时间？该不会有什么事吧？”高明山沉不住气了，
求助似的看着自己的父亲。

“呸！闭上你的乌鸦嘴，等会儿我再找你算账！”高老爷子眼珠子
都没转一下，厉声喝止了高明山。

“哇……哇……”几声响亮的啼哭声，刺破了屋内紧张的气氛，高
陈氏推开房门，探出头来，一脸笑容地说：“老头子，你又添了一个孙女。
山儿，你也不用担心了，母女平安。”

高明山高兴地手舞足蹈，一把抱起高柔乱亲乱啃，高老爷子轻轻地
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谢天谢地！”

“咔嚓”一声惊雷，声震苍穹。

外面的暴雨竟然渐渐停了，片刻后，天空雨过天晴，一片明媚。

“呱呱”两声乌鸦的鸣叫，高老爷子面色一肃，起身走出房门，头一抬，
见一只硕大的乌鸦蹲在门前老槐树上，一双浊黄的眼珠子，正死死盯着
四合院。

高老爷子顿时紧张起来，伸手捡起一块碎石，奋力向乌鸦砸去，惊
得那只硕大的乌鸦“扑棱棱”飞起，在四合院上空盘旋一圈，渐渐飞远
不见。

“呸！”高老爷子对着乌鸦飞远的方向，狠狠地吐了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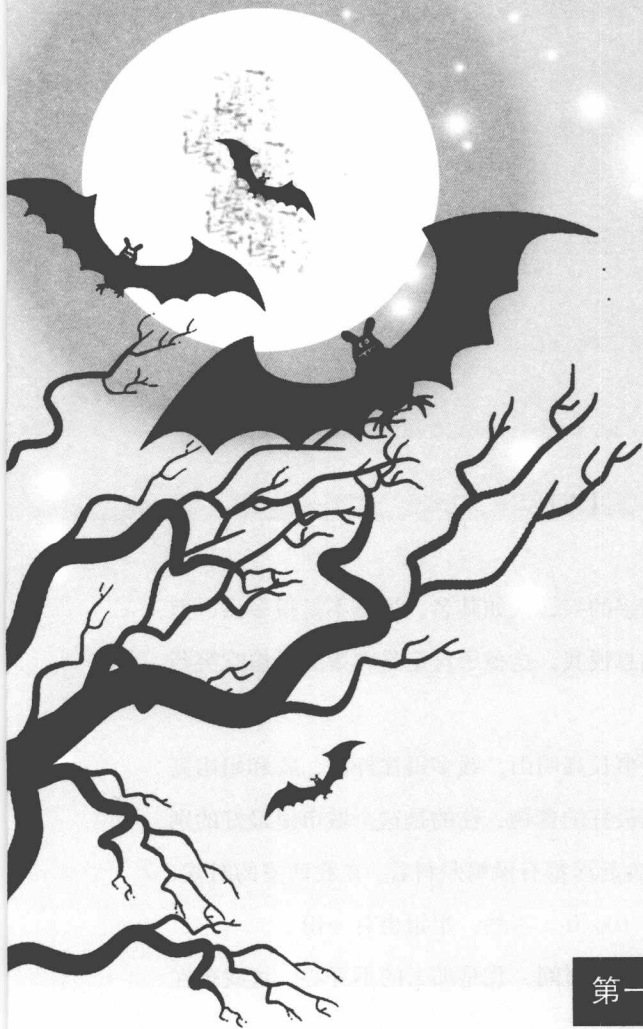
“哇！”屋内婴儿啼哭声又起，洪亮高昂。

“爸，这乌鸦，会不会……和我们家族的……那个诅咒……有关系？
高明山牵着大女儿高柔的小手忽然出现在老爷子的身后，盯着乌鸦飞远

的天空，犹豫地说。

高老爷子道：“扯淡，都什么年代了，那都是骗人的！回去，从现在开始，不许你乱说一个字！”自己却微微皱起了眉头，隐隐有些担忧起来。





第一章 天生乌鸦嘴

天生乌鸦嘴出现，其出生时，会有乌鸦落于门前示警，其所言语中，好事一样不成，坏事每言必中。

【1】

我叫高兴，高兴的高，高兴的兴，人如其名，虽然不是很多话，但每天见人就咧着嘴傻笑，小姑总说我，这孩子肯定是在娘胎里偷吃笑药了。

我的爸爸是高山集团的董事长高明山，钱多得往外淌，我和姐姐高柔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吃的是最好的食物，住的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别墅，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饮食起居都有保姆照料着，在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就以我的个人名义存入了100万。当然，姐姐也有一份。

虽然以前，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是那么的不开心，可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烦恼的事情了。

听爸爸说，这名字是爷爷起的，妈妈生我的那天，原本下着倾盆大雨，但我一出生，马上就雨过天晴，爷爷说连老天爷都高兴了，这娃娃的名字就叫高兴吧！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了下来。

爷爷和奶奶，还因为我的出生，同意从乡下搬到城市里和我们一起住。

爷爷在老家的时候是个老中医，听说很受乡亲们拥戴。当然到城里后在家中也算是绝对的权威派，经常对爸爸吹胡子瞪眼睛，别看爸爸在外面挺威风的，出入都有好几个人跟着，逮着谁骂谁，可回家一看见爷

爷，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般，干瘪了下去。

我就亲眼看见过爸爸挨打，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发火，也不知道具体因为什么，好像是什么希望小学的事，大概是因为爷爷嫌爸爸钱捐得少了，也不知道爷爷是怎么知道的。反正那天爸爸一回家，就被爷爷堵在门口。

爷爷沉着脸喝道：“跪下！”

爸爸刚进门，鞋还没来得及换，公文包也没来得及放下，“扑通”一声跪在爷爷面前。

爷爷什么话也没说，上去就是一个巴掌，那个响亮声，把躲在楼梯拐角处偷看的我都吓了一跳。

“明山，你还记得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吗？”爷爷说话洪亮有力，根本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爸，怎么又想起问这个了，我当然不会忘记。”爸爸挨了一巴掌，还却嬉皮笑脸地说，好像刚才那一巴掌不是打在他脸上一样。

谁知道爷爷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好，你记得就好！那所希望小学的事，你给我说说清楚。”

爸爸能做到高山集团的董事长，别的不敢说，察言观色的本领，那肯定是相当有火候的，一听爷爷的语气，就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马上又嬉皮笑脸地说：“爸，就因为这事啊？您真是的，这么点小事，把您老人家身体气坏了，那可不值得，您开个口，我马上去办，捐多少您定，我保证不说二话。”

爷爷的面色缓和了下来，沉声道：“我刚才在家算了一下账，那所学校从建筑到学校设备，差不多要20万，你上午捐了5万，再去补上15万，并且派个人，监督学校早日完工，争取让孩子们早日能上学。”

“行！我马上去办，爸您就等着吧！我再去捐20万，让他们速度快

点，保证在两个月内完工，这您老看行了吧？”爸爸一脸阿谀笑着说。

爷爷转过身道：“人啊！千万不要忘了本，有了几个钱要记得回馈社会，别一天到晚臭显摆，你说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百年之后，还能带到土里去不成！”

爸爸站起身一迭连声地道：“行行，我长记性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这就去办，我这就去办。”说完，鞋子也不换了，把公文包一夹，转身又出去了。

躲在楼梯拐角处的我，看见了爷爷嘴角露出愉悦的笑意。

【2】

从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爸爸就是个嬉皮笑脸的人，怎么骂怎么打都不会生气的那种。直到后来，我上了初中，才知道那叫尊敬，是一种儿子对父亲的尊敬！

不但爸爸怕爷爷，小姑也很怕爷爷，每次爷爷一训她，她吓得一吐舌头，然后就抬奶奶出来做挡箭牌，也只有奶奶，才能跟爷爷抗议几句。

但爷爷也有怕的人，那就是我。小时候，我经常爬在爷爷的膝盖上，揪住爷爷的胡子不放，还企图抓住胡子荡秋千，妈妈每次因为这个要打我的时候，都被爷爷护在身后，妈妈也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也一直等到我上了初中，我才明白，这也不叫怕，这叫疼爱，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疼爱。

爷爷特别疼爱我和姐姐，用奶奶的话说，这叫隔代疼。说爸爸小时候，因为调皮捣蛋，也不知道被爷爷打了多少回，可我们俩，不管怎么捣乱，爷爷都没有碰过我们一下，而且，还不许爸爸打我们。

而在我和姐姐之间，爷爷又特别偏爱我，每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总是先第一个给我，再递一个给姐姐。

这也许和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成员有关系，也许和我最喜欢缠着爷爷有关系。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到六岁的时候，都不会说话，只笑，从不说。以至家人一度以为我是个哑巴，为了这个，爸爸没少带我往医院跑，可检查了很多次，医生始终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一直到我六周岁生日那天，我吐出了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的第一个单词，不是妈妈，不是爸爸，也不是爷爷，却是奶奶！

这直把奶奶美得眼泪都冒出来了，还一直向爷爷炫耀，说我第一声是喊她奶奶了，把爷爷馋得逗了我半天，非要我喊他一声爷爷，可我硬是没喊。

第二天，奶奶就死了，由于爷爷和奶奶是分房睡的，奶奶的死是我们家的保姆张妈发现的，张妈做好了早餐，去喊奶奶吃饭的时候，发现奶奶已经死在了床上，全身蜷缩成了一团，一双眼睛突凸着，面色苍白如纸，手里还抓着半块没吃完的苹果。

全家乱成了一团。

第二天，爸爸红着眼圈拿回来一张化验单，说是那半块苹果上有四亚甲基二砷四氨，也叫耗子药，那半块苹果，本来是用来药耗子的，可能是奶奶半夜想吃水果了，摸起来给吃了。

那天，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只有爷爷没哭，只是一下子好像苍老了十岁。

从那以后，我又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说话。

【3】

姐姐虽然比我大了六岁，可生日却整整比我晚了六个月，一直到姐姐十二周岁生日那天，我才又说了一句话。

那天家中来了不少人，其中就有舅舅家六岁的小表弟，叫方天宝，跟我同岁，比我小三个多月，他过来拉我和姐姐玩的时候，我清楚地喊出了一声：“天宝。”

爸爸特意从大酒店请了个厨师回家，做了一大桌好吃的，等到大人们开始吃喝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早就偷吃饱了。

于是，我、姐姐、表弟以及另外一个亲戚家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溜到后院玩捉迷藏，猜石头剪刀布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笨笨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而他们，全部都是剪刀，我只好乖乖地转过身去，并且老实地用手捂住了眼睛。

一直等听到姐姐喊：“好了，可以找了！”我才转过头来，兴奋地睁大眼睛，努力寻找着，希望能找到哪个倒霉蛋来代替我的位置。

可是，花丛里，雕塑像后面，墙角处，每一个我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放弃，吹响了哨子。

哨子是姐姐和我约好了的，姐姐知道我不会说话，特地给我准备了个哨子，只要我一吹哨子，就代表我认输了。

姐姐带着亲戚家的那个孩子一起从雕塑像后面转了出来，原来他们一直都藏在那里，只不过我过去找的时候，他们就转到另一边，围着雕塑像不停地转啊转，如此简单而已。

但是，那个六岁的小表弟，却一直没有出来，姐姐甚至威胁般喊着说，再不出来就不带他玩了，也不见他露头。

又过了半个时辰，依旧不见小表弟出来，我们这才慌了，急忙跑回客厅告诉大人们。

当大人们把小表弟的尸体从我家后院那个大大的游泳池里捞上来的时候，舅妈顿时昏了过去。

当时我就在旁边，小表弟那惨白的脸正对着我，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好像充满了惊慌、恐惧和不解。

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不再说话，而且爸爸妈妈都开始教导我，让我不要乱说话，还有一些人总是在经过我家别墅的时候，对着我家指指点点的，甚至连我还没有出世就在我家做保姆的张妈，也坚持要辞职，辞职理由竟然是不想哪天忽然听到我喊出“张妈”两个字。

张妈一走，剩下的几个佣人，没有一个肯留下来的，两天后，我们家只剩下我们自己一家人。以前那些经常来走动的，自称是我们家亲戚，其实连爸爸都不认识的人们，现在也都不再出现了，偌大的别墅，猛地一下，冷清了下来。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喊出了“奶奶”和“天宝”两句话，虽然很短，加一起只有四个字，可造成的后果，比一般人做的四十件事加在一起还要震撼得多。

所以我不再说话，也很少有人敢和我说话，甚至我的父母。

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都怕我，怕我喊出他们的名字。

只有爷爷，每天都会笑呵呵地抱着我，一句又一句地教我念：“爷爷，爷爷。”我从来不回应一声，其实这句“爷爷”，在爷爷教了我十来遍的时候，我就会了，可我不敢说，我害怕我说出这句“爷爷”后，爷爷就会像奶奶和天宝一样，永远地离开我们。

我不知道，如果爷爷也离开了我，还有谁会再答理我，我不愿意冒这个险，也不敢冒这个险。